台湾文学史研究

汪毅夫 著

九州出版社
JIUZHOUPRESS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RESEARCH ON
THE HISTORY OF TAIWAN
LITERATURE

台湾文学史研究

汪毅夫 著

九州出版社
JIUZHOU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台湾文学史研究 / 汪毅夫著. -- 北京 : 九州出版社, 2020.12
ISBN 978-7-5108-9992-8

Ⅰ. ①台… Ⅱ. ①汪… Ⅲ. ①文学史研究－台湾 Ⅳ. ①I209.95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1)第014186号

台湾文学史研究

作　　者	汪毅夫　著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35号（100037）
发行电话	(010)68992190/3/5/6
网　　址	www.jiuzhoupress.com
电子信箱	jiuzhou@jiuzhoupress.com
印　　刷	三河市兴博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650毫米×960毫米　16开
印　　张	13.5
字　　数	170千字
版　　次	2020年12月第1版
印　　次	2020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8-9992-8
定　　价	56.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录 CONTENTS

台湾文学：民俗、方言的介入——关于一种间歇性文学现象的描述和思考 / 001

中日文化地位的逆转与日本汉文学在台湾的延伸 / 028

语言的转换与文学的进程——关于台湾现代文学的一种解说 / 037

文学的周边文化关系——台湾文学史研究的几个问题 / 057

1826—2004：海峡两岸的闽南语歌仔册 / 074

关于闽南语皮（纸）影戏本的研究——读《欧洲汉学研究会不定期刊》第 2 辑 / 092

《台湾诗报》与现代时段的台湾旧文学——兼谈史料解读的三重取向 / 107

《台海击钵吟集》史实丛谈——兼谈台湾文学古籍研究的学术分工 / 124

台湾文学研究：选题与史料的查考和使用——以《诗畸》为中心的讨论 / 141

从《台湾诗荟》（1924—1925）看海峡两岸旧文学的交流 / 159

多学科研究的视角——以台湾文学研究为例 / 178

西观楼藏闽南语歌仔册《台省民主歌》之研究 / 195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台湾文学：民俗、方言的介入
——关于一种间歇性文学现象的描述和思考

在台湾文学史上，这是一个淡出淡入、隐而复现的画面：众多的作家共同倾心于在他们的作品里记录台湾民俗事象、采用台湾方言词语。

文学上的采风之风并非空穴来风，它的发生和发扬是有条件的，得势而行，失时辄止，随着出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诸方面的各种因素而消长起伏。台湾民俗、台湾方言广泛介入台湾文学乃表现为一种间歇性的文学现象。

一

台湾学者陈香尝谓：

清人奄台，修文偃武，气候逐渐晴朗……但诗风一变。士君子咏蛮花、吟犵草，进而竞相雕词琢句。赋沧州逸兴者有之，猎鲲海风光者有之，人们因称之为“乡土文学”。实则厥为诗在台湾的开始滋荣。惟这类取材有限的诗，旋又趋入击钵联吟的窄径，仅聊堪自视为清诗中罕见的野花而已。[①]

这里概括的是清代台湾采风诗，实际上也是清代台湾文坛采风之风由盛入衰的历史过程。

从清代康熙年开始，一批又一批大陆作家以游宦、游幕或者游学先后入台。游历台湾的大陆作家首开风气，乾隆年起又有台湾本地作家出而响应，清代台湾文坛的采风之风曾经蔚为大观、百年不衰，也

① 陈香：《台湾十二家诗抄·绪言》。

曾受制受挫、终于一蹶不振。

清一代游历台湾或者寓居台湾的作家几乎莫不留有采写台湾民俗方言的作品。这些作品略可分为采风诗和风土笔记两类。

清代台湾采风诗包括了四言、五言、七言、杂言（如孙湘南《裸人丛笑篇》里四言、五言、七言、杂言各体皆备），律（五律如孙尔准《台阳杂咏》，七律如马子翊《台阳杂兴》）、绝（如张湄《瀛台百咏》）、古（如蓝鼎元《台湾近咏》）各体，而尤以宜庄宜谐、宜于记录风土人情的“七言竹枝”[①]之体即竹枝词的创作成绩为最佳。

清代台湾采风诗之主要作家、主要作品有：齐体物《番俗杂咏》；高拱乾《东宁十咏》；郁永河《台湾竹枝词》《土番竹枝词》；孙湘南《裸人丛笑篇》《秋日杂咏》；阮蔡文《淡水纪行诗》；蓝鼎元《台湾近咏》；黄叔璥《番俗杂咏》；郑大枢《风物吟》；夏之芳《台湾杂咏》；吴廷华《社寮杂诗》；范咸《台江杂咏》《再迭台江杂咏》《三迭台江杂咏》；张湄《瀛堧百咏》；李如员《台城竹枝词》；孙霖《赤嵌竹枝词》；卓肇昌《东港竹枝词》《三畏轩竹枝词》；蒋士铨《台湾赏番图》；周芬斗《诸罗十二番社诗》；朱仕玠《瀛涯渔唱》；谢金銮《台湾竹枝词》；陈廷宪《澎湖杂咏》；周凯《澎湖杂咏和陈别驾廷宪》；施琼芳《盂兰盆会竹枝词》《北港进香词》；彭廷选《盂兰竹枝词》；刘家谋《台海竹枝词》《海音诗》《海东杂诗》《海舶杂诗》《唐山客》《虎老爹》《大头家》《草地人》《罗汉脚》《童叭曲》《珠母孙》《赤脚苦》《七夕》；陈肇兴《赤嵌竹枝词》《番社过年歌》；黄敬《基隆竹枝》；郑用锡《盂兰盆词》；查元鼎《澎湖竹枝词》；陈维英《清明竹枝词》；张书绅《端午竹枝词》；傅于天《葫芦墩竹枝词》；王凯泰《台湾杂咏》《台湾续咏》；何澄《台阳杂咏》；马子翊《台阳

① 翁方纲语，见翁方纲《石州诗话》。

杂兴》；吴德功《台湾竹枝词》《番社竹枝词》；许南英《台湾竹枝词》；周莘仲《台湾竹枝词》；谢苹香《凤山竹枝词》；康作铭《瑯峤竹枝词》；李振唐《台湾竹枝词》；陈朝龙《竹堑竹枝词》；黄逢昶《台湾竹枝词》；丘逢甲《台湾竹枝词》；屠继善《恒春竹枝词》。

清代台湾风土笔记中较著者有《稗海纪游》（郁永河，1697）、《台海使槎录》（黄叔敬，1742）、《台海见闻录》（董天工，1751）、《海东札记》（朱景英，1772）、《蠡测汇抄》（邓传安，1830）、《问俗录》（陈盛韶，1833）、《一肚皮集》（吴子光，1873）、《东瀛识略》（丁绍仪，1875）、《台阳见闻录》（唐赞袞，1891）等。这类作品多富于文学色彩，邓传安在《〈蠡测汇抄〉自叙》里就指出《蠡测汇抄》不同于“案牍应酬之作”。台湾风土笔记记录台湾民俗事象，绘声绘色、活灵活现，有许多精彩的片段。如吴子光《一肚皮集》记“台地盂兰会”：

届时，为首者斋戒起灯竺，高数寻，悬烛笼其上，光莹莹照彻四野。依庙为坛，施彩结，四壁挂古人山水名迹几遍，旁置金鸭，爇沈水香，氤氲满室。诸螺钿椅案，悉列缥瓷及古鼎彝玩，器甚洁净。又假楮帛饰金银山与土地仙佛形状，金迷纸醉，如入银世界中。晚放水灯，或送王爷船。诸执事人等役唯谨，无敢哗失礼者……其坛外则梨园歌唱，百戏镗□，缘橦者、弄猴者、吞刀吐火、喝雉呼卢者，各以技奏……

又如董天工《台海见闻录》记台湾民俗事象，常引诗句为之添色，诗、文俱佳，引人入胜。

从清代采风诗和风土笔记里，我们可以看到如下几个方面的情况：

其一，民俗和方言相伴相随。

“聊订竹枝当采风”[①] 和“聊将俚语当新诗”[②]，这是清代台湾采风诗创作的两大号召；而清代台湾风土笔记除了记录台湾民俗事象，也常有解释台湾方言词语的差事。作家们在理论上认定“竹枝杂道风土，虽方言里谚皆可入，则犹《国风》之遗也”[③]；在实践中则不仅“采风问俗，显微阐幽”[④]，“殷勤问土风”[⑤]，也留心于方言的分布、“官音”的普及和方言词语的音义：“音语止一方，他处不能辨”[⑥]，“声音略与后垅异”[⑦]；“试将蛮语问参军”[⑧]。

民俗和方言本来就有一层如影相随的密切关系。民俗学家顾颉刚曾经说：“以风俗解释方言，即以方言表现风俗，这是民俗学中新创的风格，我深信其必有伟大的发展。”[⑨] 顾颉刚肯定的是人类文化语言学（ethnolinguistics）的研究方向，也是民俗和方言之间的密切关系。台湾民俗和台湾方言共同介入台湾文学，主要是由这层关系约定的。

清代台湾采风诗作品里，孙湘南《裸人丛笑篇》等记台湾南岛语系群族（Taiwan Austronesian race groups）的民俗事象多种，又取南岛语系词语入诗。乾隆年间蒋士铨亦有《台湾赏番图》记台湾南岛语系群族的器用、狩猎、歌舞、服饰、饮食、文身、凿齿、穿耳、嫁娶、文字、礼数等情甚详，诗中并有“麻达（未娶之番）”“出草（猎曰出草）”“猫（未嫁番女）”“仙（已娶之番）”“达戈纹（番锦曰达戈

① 高拱乾：《东宁十咏》。
② 康作铭：《瑯峤竹枝词》。
③ 谢金銮：《〈台湾竹枝词〉序》。
④ 韦廷芳：《海音诗·韦序》。
⑤ 阮蔡文：《淡水纪行诗》。
⑥ 罗芬斗：《诸罗十一番社诗》。
⑦ 阮蔡文：《淡水纪行诗》“肩舆绝迹官音解”。
⑧ 钱大昕：《题李西华〈赏番图〉》。
⑨ 转引自朱介凡：《中国谣俗论丛》，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1986 年版。

纹）”、“蟒甲（独木舟名）”等台湾少数民族词汇和“舍”（对世家子弟的尊称，语近“少爷”）、“禾间”（仓）等闽南方言词语。道光年间刘家谋在台所撰《观海集》和《海音诗》二书收有采写台湾民俗的作品近150首。这些作品记台湾历史文物、岁时年事、礼仪礼数、饮食服饰、佛寺道观、方言俚语，“引注详实，足资志乘”[①]。其中有的作品乃取台湾民谚点染而成，有的则取台湾俚语编派而成，如：

台牛澎女总劳躬，八罩何须羡妈宫。至竟好公谁嫁得，年年元夜学偷葱（澎地一切种植俱男女并力，然女更功于男。谚云：“澎湖女人台湾牛”，言劳苦过甚也；八罩、妈宫并澎湖地名。八罩人极贫，妈宫稍豪富。谚云：“命低嫁八罩，命好嫁妈宫”；元宵未字之女必偷人葱菜，谚云：“偷得葱，嫁好公，偷得菜，嫁好婿。”）

郎船可有风吹否，新妇啼时郎识无。怕郎不见遍身苦，劝郎且作回头乌（风吹否，鱼名；新妇啼，鱼名，状本鲜肥，熟则拳缩，意取新妇未谙，恐被姑责也；遍身苦，鱼名，身有花点；乌鱼每冬至前去大海散子，后引子归海港，曰回头乌）。

——《观海集·台海竹枝词》

《海音诗》里有二十余处采用同台湾民俗有关的台湾方言词语，例如：属于岁时气候用语的“尾压”（腊月二十六之节庆）、“秋成”（秋季收成之节庆）、“海吼”（海涛之声）；属于名物用语的“土豆”（花生）、“三杯”（台湾稻谷品种名）、“含蕊伞”（台湾妇女用品）等；属于称谓用语的“大家”（公公）、“尪”（丈夫）、“头家”（老板或富人）、“查亩子”（女子）、“后生”（男子）、“唐山客”（大陆人）、“香

① 连横：《台湾诗乘》。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脚”（香客）、“牵手”（夫妻对称）、“加令仔”（游民）等。

清代台湾风土笔记也常将记录民俗事象和解释方言词语编为同一道程序。

如丁绍仪《东瀛识略》记：

出海者，义取逐疫，古所谓傩。鸠资造木舟，以五彩纸为瘟王像三座，延道士礼醮二日夜或三日夜。醮尽日，盛设牲醴演戏，名曰请王。既毕，舁瘟王像舟中，凡百食物、器用、财宝无不备，鼓吹仪仗，送船入水，顺流以去则喜。或泊于岸，其乡多厉，必更禳之。每醮费数百金，亦有闲一二年始举者。

又如朱景英《海东札记》记：

俗喜迎神赛会，如天后诞辰、中元普度，辄醵金境内，备极铺陈，导从列仗，华俊异常。又出金佣人家垂髫女子，装扮故事，舁游于市，谓之台阁。

类似的例子尚不胜枚举。

其二，殊相与共相相辅相成。

清代台湾采风诗和风土笔记莫不以记录台湾的奇风异俗为能事。台湾学者黄纯青指出：

我台山川之美丽，花木之奇异，气候之温和，闽粤民族之殊风，生熟番人之异俗，与中原不同。故满清时代，自中土来官台湾，都有感慨海外特殊之风土，发为竹枝词，如雍正中巡台御史夏之芳《台阳百咏》，其他散见于《社寮集》《赤嵌集》《台湾杂咏》，以及府县厅志

等，不遑枚举。[①]

游历台湾的作家如此，寓居台湾的作家亦如此。

然而，台湾的“奇风异俗”、台湾民俗文化的某些特殊性（殊相），是在同大陆民俗事象相比较、在大陆民俗文化的观照下显示出来的。作家们有意无意之间常将台湾民俗文化同大陆民俗文化联系起来。

例如，在台湾的妈祖信仰里，妈祖有“大天后宫妈祖”（俗称“台南妈”）、“朝天宫妈祖”（俗称“北港妈祖”）和“镇澜宫妈祖”（俗称“大甲妈”）等的分立，同一妈祖宫如朝天宫内又有“大妈”“二妈”“三妈”“副三妈”及“糖郊妈”“太平妈”等的分别。按照旧例，“北港妈祖”每三年一次向“台南妈”进香，“大甲妈”则一年一度向“北港妈祖”进香。王凯泰《台湾杂咏》将台湾妈祖信仰的这一殊相同福建妈祖信仰的情况联系起来，诗曰：“湄洲灵迹原无二，北港如何拜郡城。”

又如，刘家谋《海音诗》有句并注云：

张盖途行礼自持，文公巾帽意犹遗（妇女出行，以伞自遮，曰“含蕊伞”，即漳州“文公兜”遗意也）。

据徐宗干《垩庐杂记》（1845），“女人以帛如风帽蔽其额，曰文公兜”。刘家谋将台湾的“含蕊伞”同漳州的“文公兜”联系起来，颇有见识。

又如，台湾各书院必祀朱子，邓传安《蠡测汇抄》指出这一特殊现象其实是闽、台两地共有的现象：“书院必祀朱子，八闽之所同也”，

① 黄纯青：《谈“竹枝”》（1934）；转引自翁圣峰：《清代台湾竹枝词之研究》，淡江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1992年12月。

“闽中大儒以朱子为最，故书院无不崇奉，海外亦然”。

又如，台湾“中元普度”之盛和台湾“中元普度”的来由都受到注意。何澄《台阳杂咏》有句云“闽人信鬼世无俦，台郡巫风亦效尤”；吴子光《一肚皮集》记：“《东京梦华录》：中元节以竹竿斫成二，脚高三五尺，上织‘灯窝之状，谓之盂兰会……是会台地尤盛’”；丁绍仪《东瀛识略》记：“福州诸郡亦兴出海，船与各物皆纸糊为之，象形而已，即普度亦弗如台。”

又如，丁绍仪《东瀛识略》记：

南人尚鬼，台湾尤甚。病不信医而信巫。有非僧非道专事祈禳者曰客师，携一撮米往占曰米卦，书符行法而祷于神，鼓角喧天，竟夜而罢。病不即愈，信之弥笃。

这里将巫术同宗教区别开来，又将台湾的“米卦”同客家移民、同“客师”联系起来，循着这条思路，按照这种暗示，人们会发现中国古代巫术同台湾巫术的源流。①

其三，便利和限制相生相克。

就清代台湾竹枝词的创作而言，丰富多彩的台湾民俗题材以及竹枝词一体在描写风土人情方面的表现力，这是作者们能够得到的便利。然而，台湾的民俗题材毕竟有限，而竹枝词一体以七言四句的形式终究量浅。于是，从台湾民俗题材和竹枝词一体也恰恰产生出限制清代台湾竹枝词创作发展的消极因素来。当台湾的民俗事象在他人的作品里一一得到表现，后起的作者不能不感到取材有限的困难和不蹈他人窠臼的困难。举例言之，当 1852 年刘家谋作《海音诗》一百首，

① 《诗·小雅·小宛》：“握粟出卜”；《淮南子》：“医之用针石，巫之用糈藉，所救钧也”；《离骚》：“怀椒糈而要之。”这是中国古代有“米卦”流行的明确记载。

所作皆“足资志乘”。《海音诗》之后以“台湾竹枝词百首”为题的几种作品如丘逢甲《台湾竹枝词百首》[①]、黄逢昶《台湾竹枝词一百首》[②]所写多不出于《海音诗》。丘逢甲《台湾竹枝词百首》被推为“久播骚坛”之作[③]，但其中至少有八首与周莘仲（福州人，曾任彰化县教谕）所作《台阳竹枝词》相同或大致相同。[④]黄逢昶《台湾竹枝词百首》则多有生吞活剥他人诗句而露拙处，如将台湾“番民重女而轻男”之俗误为台湾汉民之俗，将当时已成“巨镇”的鹿港误为“熟番打猎之区”，等。连横批评黄逢昶《台湾竹枝词百首》“事多失实，盖以宦游之人，偶闻异事，喜而记之，遂以为奇”[⑤]，王松则以“翻撷未终，倦欲思睡”[⑥]谓其兴味索然。蔡碧吟《台阳竹枝词》之“宜晴宜雨三月三”“儿家风韵在槟榔”等名句其实是从郑大枢《台湾风物吟》、谢苹香《凤山竹枝词》里脱化而来的。竹枝词一体宜庄宜谐，宜于采写风物，但七言四句的简短形式也常使作者言不尽意，拳曲未伸。为了克服这一困难，清代台湾竹枝词的作者们常用随文附注之法[⑦]，笺阐意理，宣达衷曲。“随文用注”几乎成为清代台湾竹枝词创作的一种定例，“棫胜于珠”即注文多于本文的现象也成了一个常见现象，这种定例，这个常见现象从侧面反映出竹枝词本身的局限性。

竹枝词以外各体采风诗的创作和风土笔记的写作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民俗题材的限制。例如，有关台湾“番民”即台湾南岛语系群族

① 今仅见其40首。

② 今仅见其75首。

③ 连横：《台湾诗乘》。

④ 请参见拙著《台湾社会与文化》所收《丘逢甲史实三题》一文，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

⑤ 连横：《台湾诗乘》。

⑥ 王松：《台阳诗话》。

⑦ 清代台湾竹枝词的作者有时也采用“组诗”形式来克服竹枝词容量的限制，如施琼芳《盂兰盆会竹枝词》《北港进香词》，彭廷选《盂兰竹枝词》，陈维英《清明竹枝词》等。

的生活习俗，孙湘南《裸人丛笑篇》和蒋士铨《台湾赏番图》基本上已概其全，后起的“番社诗”“社寮杂诗”一类作品在题材上难于出新。风土笔记的写作也是如此，后期的作品如唐赞袞的《台阳见闻录》(1891)不过是咨访旧章、甄搜事类的作品，全无新的见闻可言。当然，有关台湾风俗的田野调查和取证查证的工作不够深入，也造成了采风诗和风土笔记取材的困难。例如，蒋士铨《台湾赏番图》误将窃花[①](“窃花得詈诚可怜”)、磔犬[②](“七夕磔犬长揖魁星前”)和拥盖[③](“番女障面出拥盖”)等台湾汉俗误为台湾“番”俗，取证不实，却不见有后起的作者提出质疑。又如，关于台湾南岛语系群族的“凿齿”之俗，孙湘南《裸人丛笑篇》谓：“狫蛮凿齿丧其亲，尔蛮凿齿媾其婚”，阮蔡文《淡水纪行诗》记：“男女八九岁，牙前两齿划。”大陆少数民族仡佬、壮、傣等族的凿齿之俗主要同成年、婚姻有关，孙湘南所谓“凿齿丧其亲”不知何据，阮蔡文所记幼年凿齿亦不知其详，这也不见有后起的作者进行查考。

其四，兴盛和衰止相继相替。

从总体上来看，清代台湾采风诗和风土笔记的创作和写作，清代台湾文坛采风之风的发生和发扬，经历了一个兴、盛、衰、止的历史过程。

我在上文已经谈到，从清代康熙年开始，一批又一批大陆作家游历到了台湾。出于对台湾风物的好奇和关爱，也由于“入境问俗”“下车观风”一类古训的驱动和影响，大陆游台作家几乎都写有采风问俗的作品。清代乾隆年起，又有台湾本地作家先后响应，在他们的作品

① 请参见拙著《台湾社会与文化》所收《台湾竹枝词风物记》一文。

② 请参见拙著《台湾近代文学丛稿》所收《台湾竹枝词风物记(二十则)》一文，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 1990 年版。

③ 请参见拙著《台湾近代文学丛稿》所收《台湾竹枝词风物记(二十则)》一文。

里采写台湾民俗。大陆游台作家和台湾本地作家相与勠力，台湾文坛采风之风兴焉盛焉，在咸、同迄于光绪初年（1851—1885）并且盛极一时。刘家谋《海音诗》（1851）显示了清代台湾采风之作创作的最佳状态和最高水准。

台湾建省（1885）以后，由于“诗钟”（“击钵吟”）一体的传入和盛行，台湾诗人的兴趣和台湾文坛的风气发生了转移[①]；也由于题材和体裁等方面的限制，台湾文坛采风之风从势头十足转为强弩之末。甲午、乙未（1894—1895）年间，更由于政治的变动和战争的发动，采风之风终于完全歇止。

二

日据前期（1895—1920），王石鹏、吴德功、徐莘田、林痴仙、梁启超、连横等作家仍在采风问俗、创作竹枝词方面进行尝试，他们各有《台湾三字经》（王石鹏）、《台湾竹枝词》（吴德功）、《基隆竹枝词》（徐莘田）、《台中竹枝词》（林痴仙）、《台湾竹枝词》（梁启超）和《台南竹枝词》（连横）问世。这些作品有的已印染有日据时期的某些色彩，如连横《台南竹枝词》之“散步闲吟万叶歌，翩翩裙履任婆娑”句描述了和歌、和服行于台南街头的情形。王石鹏的《台湾三字经》采有关台湾的“诸家之杂说及从东文译处，编成韵语，仿宋王伯厚先生所著之《三字经》体，因颜曰《台湾三字经》，首序位置、名称、治乱、沿革，继叙番部种族、山川、物产及经济上之事业，莫

① 请参见拙著《台湾近代文学丛稿》所收《击钵吟：演变的历史和历史的功过》一文。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